

農書

王禎撰

四庫全書農書提要

農書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元王禎撰。禎字伯善，東平人。官豐城縣尹。文淵閣書目曰：王禎農書一部十冊。讀書敏求記曰：農桑通訣六穀譜四農器圖譜十二。總名曰農書。永樂大典所載併爲八卷割裂綴合已非其舊。今依原序條目以類區分編爲二十二卷。其書典贍而有法。蓋賈思勰齊民要術之流。圖譜中所載水器尤於實用有裨。又每圖之末必系以銘贊詩賦。亦風雅可誦。今外間所有王禎農務集。即從是書摘抄者也。唐中和節所進農書。世無傳本。宋人農書惟陳旉所作存。元人農書存於今者三本。農桑輯要。農桑衣食撮要。二書一辨物產。一明時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禎此書引據駁洽。文章爾雅。繪畫亦皆工緻。可謂華實兼資。明人刊本舛訛漏落。疑誤宏多。諸圖尤失其眞。永樂大典所載。猶元時舊本。今據以繕寫。校勘以還其舊觀焉。

農書原序

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飢。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聖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織至悉。禎不揆愚陋，搜輯舊聞，爲集三十有七，爲目二百有七十。嗚呼！備矣！躬任民事者，儻有取於斯與？皇慶癸丑三月望日，東魯王禎書。

農書卷一

農桑通訣一

元 王 穎撰

農事起本

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神農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凡人以食爲天者可知所本耶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道應乎上農星其殆始於此也

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饗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屆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棄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渠中冰上鳥覆翼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牛耕起本

嘗聞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爲耦而耕，皆人力也。三代以來，牛但奉祭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於耕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用犁。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也。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其例見於此。後世因之，皆賴其力，然牛之有功於世，反不如貓虎列於蜡祭，典禮實有闕也。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十八宿丑位，其來著矣。謂牛生於丑，宜以是月致祭牛宿，及令各加蔬豆養牛，以備春耕。請書爲定式，以示重本。

蠶事起本

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聰明。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爲最暴，乃徵師殺蚩尤，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繫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按黃帝元妃西陵氏，始勸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緝而躬桑，乃獻繭稱絲，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廟之服。所謂黃

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由此也。然黃帝始置宮室。后妃乃得育蠶。是爲起本。西陵氏曰。嫘祖爲黃帝元妃。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養蠶。禮記月令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祭蠶於北郊。蠶于北郊。以純陰也。上古有蠶叢

帝無文可考。蓋古者蠶祭皆無主名。至後周壇祭先蠶。以黃帝元妃西陵氏爲始。是爲先蠶歷代因之。嘗謂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始蠶。實爲要典。若夫漢祭菟蠐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姑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然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併附之。夫蠶之有功於人。萬世永賴。注於祀典。以示報本。後之蒙衣被之德者。其可不知所本耶。嘗撰蠶事祭文二篇。以爲祈報之禮。其文見農器譜。

授時篇第一

按授時圖見後農器圖譜

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因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歷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文之家。如洛下閻。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歷家推步。無越此器。

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熟，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農書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授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於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爲圓圖，使可運轉，北斗旋於中，以爲準則。每歲立春斗柄建於寅方，日月會於營室，東井昏見於午，建星晨正於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爲旬，積三旬而爲月，積三月而爲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歷相爲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卽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歷每歲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歷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歷，表裏相參，轉運無停，渾天之儀，粲然具在是矣。然按月授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作標準，以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風至，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歷推圖，以定種蒞，如指諸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按圖見後農器圖語

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甿今去古已遠疆野散闊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

東方谷風

東南方清明風

南方凱風

西南方涼風

西

北方

東北方不周風

北方

庚莫風

東北方融風

西

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舜分爲十二州尋復爲九州禹旣平水可事種蓺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堯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墳厥田惟下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壤厥田惟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有產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堯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擬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農書云穀之爲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穀宜稻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冀州其穀宜黍稷并州其穀宜五種雖徐梁闕所紀載而九州風土之宜其大概可見矣書序稱九州之志謂之九邱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邱，蓋謂此也。此言九州之域、種藝之法也。今國家區宇之大，人民之衆，際所覆載，皆爲所有。非九州所能限也。嘗以大體考之，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論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曠，所種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塗泥，所種宜稻秫。又南北漸遠，寒暖殊別，故所種早晚不同。惟東西寒暖稍平，所種雜錯，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其約論如此。然又以十二州十二分野，土壤名物論之，不無少異。所謂十二分野，上應二十八宿，各有度數。州郡度數，酈次云：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一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心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元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岱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衛井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觜參、魏州、廣漢入觜一度；越雋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梓州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與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與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宏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求外，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大多有不同，詳

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謂白壤野之土十二分野之土黑壤之類各有所宜辨其物謂所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以教民春耕秋穡然稼穡樹藝又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爲之種凡糞種驛剗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貆胡官反勃壤用狐墳壘用豕彊墻堅也用費扶云輕聚孚照切肥也切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資取汁也此謂占地形色爲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溲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視爲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所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遙四海之廣舉在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國家教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孝弟力田篇第三

孝弟力田古人曷爲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蓋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氣愛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自其仁而用之親親爲孝自其義而用之長長爲悌皆其得於良知良能之素人人之所同也特其氣稟有清濁之異其清者爲士

而濁者爲農爲工爲商士以明其仁義農以贍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貨賄此四民者皆天之所設以相資焉者聖人樹其法度制其品節以教而養之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古者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粒穀旣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射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卽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莫加焉而耕於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卽漢孝悌之科是已夫天下之務本莫如士其次莫如農農者被蒲茅飯匏櫬居蓬虆逐牛豕戴星而出帶月而歸父耕而子饁兄作而弟隨公則奉租稅給征役私則養父母育妻子其餘則結親姻交鄰里有淳樸之風者莫農若也至於工達技巧商操贏餘轉徙無常其於終養之義友于之情必有所不逮雖世所不可缺而聖人不以加於農也是以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加意於養生之本又如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疎有禮末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

惰者哉。至于瘡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尚以爲言。帝感其說。乃耕藉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遺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三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末作之民。尙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末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且一夫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蠶。民有寒者。乃若一夫耕。衆人坐而食之。欲民之無饑。不可得也。一女蠶。衆人坐而衣之。欲民之無寒。不可得也。饑寒切於身體。其所以仰事俯畜。養生送死者。皆無所資。欲其孝弟。不可得也。故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豈不信乎。農夫受饑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甚至去隴畝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夫孝弟者。本性之所固。有力田者。本業之所當爲。民失其業。且失其性者。豈其本然哉。直徇於流俗。惑於他歧。以至是耳。今國家累降詔條。如有勤務農桑。增置家業。孝友之人。從本社舉之。司縣察之。以聞於上司。歲終則稽其事。或有游惰之人。亦從本社訓之。不聽。則以聞於官而別徵其役。此深得古先聖人化民成俗之意。使有職於牧民者。悉

農書 卷一

意奉行明仁義之實以教之課農桑之利以養之則斯民幸甚。

農書卷二

農桑通訣二

墾耕篇第四

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書云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此農事之始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草木暢茂。五穀不登。禹乃隨山刊木。益烈山澤而焚之。然後九州之土。皆可種藝耕作。於是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農功之興。其有次第如此。

墾耕者。其農夫之第一義歟。墾除荒也。耕犁也。古文耕作畊。蓋古井田之制。今從耒井聲。故作耕。前漢趙過爲搜粟都尉。田多墾闢。卽今俗謂開荒也。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通潤。

•草芽欲發。根荄柔脆。易爲開墾。夏月草茂時。謂之掩青。可當草蕷。但根鬚壯密。須藉強牛乃可。蓋掩若春爲上。夏曰掩青。其次秋熟草木叢密時。先用鋤刀。偏地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根朽省力。

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土氣上騰。土長冒概。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薦強土黑壙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薦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薦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薦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剗切。刀引之。犧鑿隨耕起撥。音伐。特易牛乃省力。沿山或老荒地內。樹木多者。必須用鑿剗去。餘有不盡耕科。俗謂之埋頭根也。當使熟鐵煅成鑿尖。套於退舊生鑿鐵上。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闊。不

可偏刷則就斫枝莖復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卽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礮磚或輶子於所研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掙爭去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剠烏更殺之謂剠斷樹皮其樹立死葉死不扇使任種蒔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爲熟田矣周禮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去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書蘿作夷又作芟草也又作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剠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剠皆斫去次地之皮卽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革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籠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壠龕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惟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鋤鏟過漫種黍稷或脂麻綠豆耙勞再偏明年乃種爲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乎高切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草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閒既久地力有餘苗稼鬯音暢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除荒開墾之功如此若夫耕犁之事又有本末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周禮遂人治野以時器勸甿音萌言農夫之耕當先利其器也故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又曰有略其耜假載南畝周禮車人爲耒

見農器譜
耒耜門

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

庇庇有三等。欲廉欲猛取之犁梢梢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

曰場塔^音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氣有陰陽寒燠之異地勢有高下燥濕之

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命田司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田事既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仲春之月耕者少舍此言農以春耕爲先務也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

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雖塊一經停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培數年不佳}誇曰溫耕澤

大惡^{耕雖塊一經停雨地則粉解濕耕者白背凶鋤鍊之亦無傷否則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凶鋤鍊之亦無傷否則}

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掩青爲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其美與豆同}

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氾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趣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

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更至後九十日日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

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功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

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

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澀不耘子粒^{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耕}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墳土

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耜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

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音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和之也。農書云：早田穫刈纔畢，隨卽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工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糞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所耕地內先並耕兩犂，犂皆內向。合一犂謂之浮疇，自浮疇爲始，向外繖耕。終此一段謂之一繳。一繳之外，又間作一繳，耕畢於三繳之間，歇下一犂，卻自外繖耕至中心，作一鳴。蓋三繳中成一鳴也。其餘欲耕平原，率皆倣此。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一犂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高田早熟，八月深耕而燥之，以種二麥。其法起墺爲疇，兩疇之間，收，然後平溝畎，蓄水深耕，俗謂之莊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畢，卽乘天晴無水而耕之，節其水之淺深，常令塊發半出水面，日暴雪凍，土乃酥碎。仲春土膏脈起，卽再耕治，又有一等水田，泥淖極深，能陷牛畜，則以木桿橫入畜廄，人畜耐暑，其耕四時皆以中晝。此南方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去甫田，維莠驕驕。言力不給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予爲禾耕而歛莽之，其實亦歛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瘦，去交切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間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爲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之農夫，既不如古，往往租人。